

古代的「神童們」，後來都怎麼樣了？

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大名鼎鼎的「神童」，他們後來怎麼樣了？是功成名就、平步青雲、走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道路，還是懷才不遇、黯然神傷、空有一身抱負無處施展，抑或江郎才盡、才思枯竭，最終泯然衆人矣呢？

繁星點點，「神童」湧現

東漢末年，洛陽一處宅邸門外，一個十歲的小孩兒正在自報家門：「我是李府君的親戚。」

李府君得到通報，很快接見了他。但當兩人一起坐下時，李府君左右端詳這個十歲的稚童，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這是自己的何方親戚。於是，他只好問：「您和我有什麼親戚關係呢？」不想，小孩兒卻回答說：「過去我的祖先仲尼曾拜你的祖先伯陽為師，所以我們兩家世代通好。」

原來，當時李府君盛名遠揚，每天都有很多人來拜見他，為免去麻煩，李府君規定，只有才智超群、品性高潔的青年才俊，以及自己的親戚才能入府。這個小孩兒自知太過年幼，只好稱作親戚才能被李府君接見。然而，當他借用孔子與老子之間的師生關係，在不卑不亢地拉近自己與李府君之間的距離時，在場之人無不驚訝於他的巧思善辯。

話說到此，想必各位讀者已然猜出這個年方十歲的孩童姓甚名誰——不錯，他便是孔融。

而故事的下半段，那句同樣耳熟能詳的話，則彷彿一柄懸在空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——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」。當太中大夫陳韜對孔融的連珠妙語作出如上評價時，他的這句話也變作了中國歷史上無數早慧少年命運的讖語……

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，像孔融一樣早慧的少年兒童並不少見。這些「神童」年少成名，從小就在某個特定的方面嶄露頭角，憑藉自己的才能和品行留下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。

有些「神童」能言善辯。當十歲的孔融面對陳韜的奚落時，他也不卑不亢，以一句「想君小時，必當了了」針鋒相對，讓陳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時代更為久遠的戰國時期的甘羅更是英雄出少年。甘羅 12 歲時自請出使趙國，不僅成功說服趙王割讓 5 座城池給秦國，更成功挑起了燕、趙兩國之間的矛盾，

使秦國兵不血刃便能坐收漁利，毫不費力地又得到了 11 座城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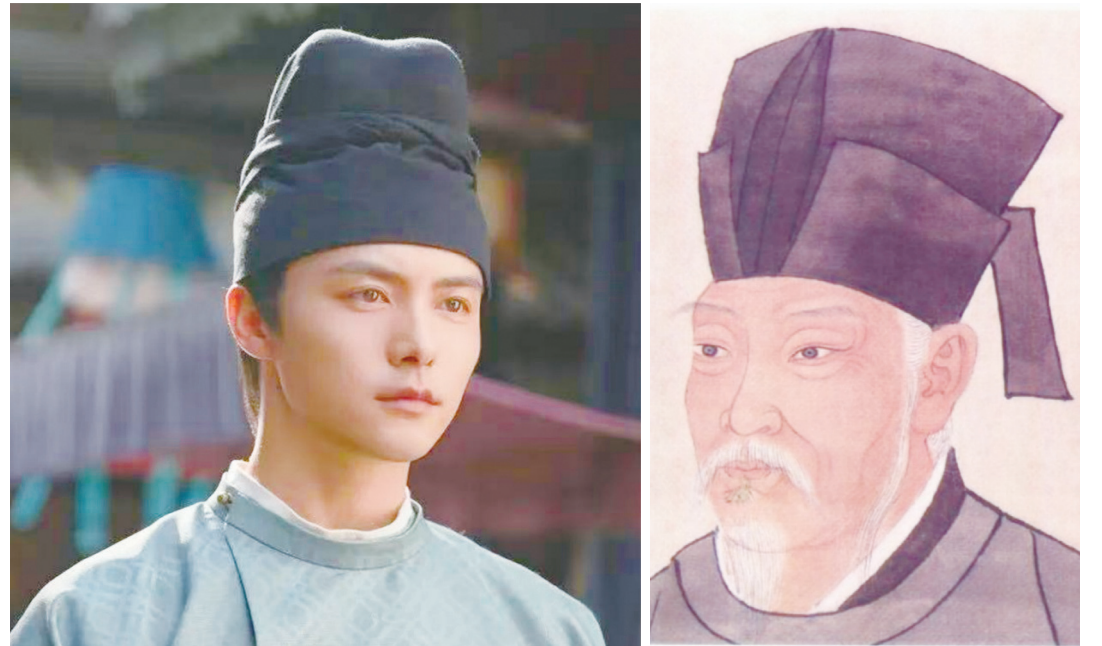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「神童」精通詩文。比如與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四人並稱為「初唐四傑」的王勃，自小就顯露了過人的文學與學術天賦，6 歲能夠寫詩，9 歲就開始讀著名學者顏師古註釋的《漢書》，一邊讀，一邊還指出了書中的許多錯誤。同樣年少展露詩名的，還有北宋時期的方仲永。方仲永出身貧苦人家，家裡請不起老師教學，他反而自學成才，5 歲時突然哭鬧著要筆墨，落筆便是一首詩，震動鄉里。

還有些「神童」聰穎機智。曹冲是曹操之子，「曹冲稱象」的故事廣為流傳。當他想到用水痕的深淺來推測大象的重量時，他只是五六歲的年紀。

北宋的司馬光同樣如此，面對同伴跌進水缸的困境，司馬光不像其他玩伴一樣驚慌失措，反而能夠臨危不亂、急中生智，想到可以用石頭砸破水缸，最終讓同伴獲救。

這些早慧的兒童，正是「自古英雄出少年」的最好註解。古人也明白兒童的巨大潛力，若能好好培養，這些優秀的孩子，未來必能變成國效力的棟樑之材。事實上，選拔、培養優秀少年兒童的做法，可以追溯到先秦的「豎官」、西漢的「學童」以及東漢的「童子郎」和南北朝時期的「童子奉車郎」。而從唐代開始，朝廷正式確立了「童子科」，將其作為一項專門的制度納入了科舉制，從而為「神童」的遴選、發現和培養形成了相對規範化的程序。

唐朝的童子科針對的是十歲以下的男童，他們或是通過考試，或是通過舉薦獲得相應資格，進入省試。一般說來，由於需要通過考試，所以參加考試的學童大多熟讀儒家經典。他們通過省試後，不會像參加科舉考試的普通人那樣很快被授官。更常見的情況是賜予財貨以資鼓勵，加以培養，等到年紀稍大之後再入朝為官。



▲左圖為紀錄片《宗師列傳·大唐詩人傳》中的王勃；右圖為《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》中的白居易畫像。

玉汝於成，終成大器

「神童」之神，在於他們從小在詩詞歌賦、文韜武略方面展現出的絕佳天賦。如果在成長過程中得到正確地引導和精心地培養，這些「神童」往往能將小時候綻放的光芒延續為永恆的輝煌，成為某一領域的傑出貢獻者。

中唐時期的宰相李泌，就是這一成才路徑的範例。李泌出身遼東李氏，其六世祖李弼曾經擔任西魏八柱國之一，父親則是吳房縣的縣令。李泌天資聰穎，同時又出身世家，享有優越的教育和文化資源，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「神童」的跡象：據《新唐書》記載，開元十六年（728）時，李泌 6 歲，已經表現出寫文章的天賦，而且，當他面對唐玄宗的召見時，也有禮有節、進退有度，絲毫沒有一個 6 歲稚童的羞怯與稚嫩。

玄宗召李泌入宮，是因為李泌的表兄員儼。當時，玄宗召見天下能夠宣講佛、道、儒三家義理的人，請他們相互辯駁難題。員儼 9 歲登上講席，能言善辯，令在座之人折服。玄宗十分驚訝，問員儼：「童子中，還有和你一樣的人嗎？」員儼就推薦了自己的表弟李泌。李泌得到詔令進宮時，玄宗正在和燕國公張說觀棋。為了測試李泌是否果真如員儼所說，玄宗就讓張說現場出個題目，考考李泌。張說便以「方圓動靜」為題，請李泌詠詩一首。李泌請張說先行舉例，張說便以棋局為例，說「方若棋局，圓若棋子，動若棋生，靜若棋死」。李泌隨即回答：「方若行義，圓若用智，動若聘材，靜若得意。」此時，站在玄宗面前的 6 歲孩童，將同樣的題目拉離了具體的棋局，而展現出對為人處世、治國安邦的深刻思考。正是因此，張說慶賀玄宗又得到一個「神童」，玄宗也因此特別賞賜了李泌，並下令讓他的父母好好培養李泌。

李泌的光芒沒有隨著他的長大而逐漸黯淡。相反，他持續學習，不僅博覽經史書籍，還鑽研老莊之道，深入研究易經。這種學識涵養不僅為他贏得了來自張說、張九齡等當朝名士的器重，也為他之後入朝從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安史之亂爆發後，李泌輔佐肅宗，為肅宗分析天下大勢，還親自出謀劃策，

促成了中興局面的出現。李泌一生歷經玄宗、肅宗、代宗和德宗四朝，儘管幾度因為權力爭鬥出入朝堂，但他屢屢在危難之際運籌帷幄，平定叛亂、穩定大唐社稷，最終官至宰相、得封郡侯。

同樣的例子還有詩人白居易。與李泌相比，白居易的出身要低上許多，父親白季庚起初是彭城縣的縣令，後因在李正己河南叛亂中有功，得以升職加官。雖然不比李泌是世家大族出身，但白氏十分注重教育，從白居易的曾祖白鏞起，白氏子孫就世代專注於儒學經典，都以明經科入仕為官。

白居易自幼聰慧。他早年受家學熏陶，常與書本為伴，在乳母懷抱中就已經掌握了初步的識字本領。五六歲時，他已經開始學習如何作詩，到八九歲時，已經精通音韻。長大後的白居易不僅在寫作詩文方面頗有天賦，而且性格豁達、胸襟開闊，這種寬大的胸懷融入了他的寫作，造就了其詩文的獨特氣質。白居易十五六歲時，拿著自己寫的一篇文章，去見顧況——此人擅長寫詩文，但性格孤高，對於後輩詩文要求甚高，尋常文章幾乎入不了他的眼。但看了白居易的文章後，他一反常態，不僅沒有流露任何輕視態度，反而親自到門口以禮相迎，並對年輕的白居易大加讚賞。

儘管白居易年少成名、得人賞識，他卻並不恃才傲物、放浪形骸，而是始終勤奮學習。他年輕時多次遭遇戰亂，幾次遷居，一旦得知有進士科，他就堅定目標、晝夜苦讀，白天學習文賦，晚上學習書法，中間還要去學習作詩，簡直是一天十二時辰辦成二十四時辰在過，以至於口舌生瘡、手肘磨爛。不過，功夫不負苦心人，正是這般刻苦，讓他在不到 30 歲的年紀就考中了進士，最終官至刑部尚書。更重要的是，白居易將為官從政的社會觀察與自己的詩文天賦相結合，認為詩文並不是用於攀附風雅之物，而是應當用來針砭時弊、反映百姓真實生活。他所創作的《賣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等詩作，反映了唐朝普通生活的艱辛之處，奠定了他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。

明珠蒙塵，「泯然衆人矣」

以李泌和白居易為例，可以看到的是那些最終成就一番事業的「神童」。他們或是遊走於權力中心的謀臣，在朝廷危難之際出謀劃策、力挽狂瀾；或是緊貼社會生活的觀察家，以手中筆記錄生活百態、社會痼疾。他們的成就離不開自身長久的堅持和磨礪，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持續的努力，再優越的天資也會逐漸喪失光芒，如那蒙塵的明珠，最終消失於歷史的長河。

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，便是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。正如前述，方仲永出身貧寒，無法求學，但 5 歲時幾乎無師自通，下筆如有神，第一次拿到筆墨，就能立即寫出一首詩。而且此後，無論旁人指定任何事物讓他作詩，他都能立刻完成，並且自成一體。

方仲永的詩名因此一傳十、十傳百，不僅讓自己的家庭在當地受到了尊敬，甚至有人花錢求取仲永作詩，因此也改善了家庭的經濟情況。

方仲永的父親原本是個普通的農夫，在家裡以耕田為業。當他眼看方仲永寫詩能為家中帶來收入，他立刻知道，這樣有利可圖，而且來財快速，無需終日在田地裡辛苦勞作。於是，他不讓方仲永安心在家學習，反而選擇每天帶著仲永四處拜訪同縣的人。日積月累，方仲永的天賦在日復一日地消耗中漸漸磨損。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跟隨父親回鄉探親的王安石在舅家遇見了方仲永，曾耳聞仲永詩名的王安石按捺不住，請方仲永作了幾首詩。

然而，當方仲永作完詩後，王安石的內心有些失望，因為他覺得方仲永現在所作的詩，似乎不能與他之前的美名相稱了。又過了 7 年，王安石再次回金溪探親，這次他沒有見到方仲永，只能向舅舅打探消息，得到的卻是方仲永「泯然衆人矣」的答覆。聽到這樣的回答，王安石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，他回到臨川後，便以方仲永的經歷，寫下了《傷仲永》一文，記錄了一個「神童」最終泯滅

的故事。北宋時期的蔡伯僖的一生也是高開低走。蔡伯僖是福清人，自幼聰明，三四歲時參加童子科試，在宋真宗召試時背誦了真宗御制的詩歌，當即被授以秘書省正字一職。不僅如此，宋真宗還親自作詩：「七閩山水多才俊，三歲奇童出盛時」，將蔡伯僖視作與大宋昌盛相匹的奇童。

然而，蔡伯僖雖以 3 歲入朝，但此後直至 80 歲致仕時，他的生平記錄寥寥，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資料。宋興仲的《續歸田錄》中記載了蔡伯僖與晏殊一同任太子伴讀的經歷。當時兩人都只有五六歲，正是稚子無辜的幼年光景，但性格上的差異已有所體現。晏殊性情耿直，而蔡伯僖則百般逢迎。每當太子需要跨過高高的門檻，蔡伯僖便會伏倒在地，以自己的背脊作為矮凳，讓太子從他身上跨過去。

無論這種逢迎源於何處，它並沒有得到回報。事實上，儘管北宋朝廷一直容許蔡伯僖領取俸祿，但蔡伯僖終其一生，也沒有得到重用。相反，仁宗即位以後，反倒是性情耿直的晏殊屢屢加官晉爵，甚至官至宰相，在北宋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這表明，儘管擁有天賦，但如果心思沒有放到正道上，也終究無法施展自身才能、開拓一番事業。

回望歷史，「神童」最終是否能夠長成大器，是天資、努力和心性的三重疊加。方仲永的失敗，固然是家庭和社會環境的掣肘，但他個人的心性在日復一日地消磨中始終未曾覺醒，最終導致了明珠蒙塵、「神童」隕落。但是，如果能像李泌一般蟄伏磨礪，讓天賦成為自己的踏腳石，不僅把握住機遇，在朝廷的危難中挺身而出、堪當重任，而且不忘磨礪心性，不為外物所惑，那麼「神童」最終能夠行穩致遠、成就大器。

作者 / 可樂

本版圖文均據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魏縣孔融讓梨文化公園。



▲曹冲稱象動畫截圖。